稼門文鈔

序

皖江汪志伊著

節韻幼儀序

後世人才不如古者非降才殊也從孩提失教始古人胎教已豫而家庭與保傅之教之善不待言矣後世養子自能食能言時即戲導以毆詈侮慢爲笑樂入學而又妄以讀書求富貴爲誘掖驕惰奢侈習慣成性畢生壹似嬰兒禮義廉恥蕩然矣求其在家孝於親敦宗睦族立朝忠於君禮賢下士不數數覯甚至蕩檢踰閑傾覆顛仆而莫之省蓋病根皆伏於蒙養之不正

也夫養正莫善於禮耳目手足非禮無所持循動靜云爲非禮無所檢束而德性之調人倫之教罔不賴禮以維之我國家莸莸於民風士習教化咸周凡有董勸之責者其可忽諸吾嘗閱陸氏桴亭集有欲採禮經中之曲禮少儀參以近禮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韻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合下便教他知行並進云云惜乎其說善而未編有成書繼閱小學詩禮五篇竊喜陳北溪已先桴亭爲之乃反覆體貼匪特古禮不諧今俗古字不便童子卽如九容中之手容恭足容重仍如經渾括言之而未詳如何恭如何重之儀則童子安知准其

意而見諸行久之得屠氏羲英童子禮三十條禮法浸備但語重句長又非童穉所能誦其疎漏須補者亦多茲編一依其法并採禮經及諸儒蒙訓古字易以時字長句易以短句節爲韻語四十章仍桴亭之名曰節韻幼儀寧質毋文寧簡毋繁以求副知行並進之說似於古人教童子習禮歌詩之意粗有近似以立弟子誠敬之根本而爲

國家教化之階梯云爾貽譏文人固所不惜也

九容廣註序

予嘗著節韻幼儀一書凡檢束身心人事父兄出事師長及學

堂肄業之儀所以導童子於禮法而培其德性者固已明且備矣乃行之家塾十歲以外之成童能知亦漸能行不復有驕侈習氣頗收養正之功惟十歲以內之稚子覺知行並進之艱質魯者尤未易成誦因思横渠教人專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爲先我曷弗於先之中更求其先者爲稚子立一簡易之法爰取禮經中九容以爲矩蓋九者於身切近而易曉也但九容曰重曰恭曰端曰止曰靜曰直曰肅曰德曰莊其言精而渾非稚子所能推其意而見諸行卽鄭註舉欲遲云云其言亦約而該非稚子所能推其類以及其餘故又因其註而廣之先列以要者

即教以義方之意也次列以毋者即弗納於邪之意也邪悉去則自歸於正又即克己復禮之意也末則因容而推原於心蓋是又望教之者於稺子熟讀之後臨行之時提而省之曰重不重在足而所以重不重者在心也隨時讀一句即提省一句並察其尋常舉動用言提省之俾稺子知舉動或是或非皆由於心當亦漸漸曉然自加檢點蓋始則能制外以養中而久則自由中以應外循循然立定根基而不至爲習俗所移也雖然稺子於此九容固應習之熟之而成童進學幼儀之候豈遂可棄此九容乎蓋其後由幼儀而抉四書五經之心發揮於人倫日

用之間不過精透此九容而已即入神入化亦未有出此九容之外孔子所謂不踰矩者是也予復取劉念臺所輯九容嘉言懿行並新增數條附於後俾有徵信教者或於穉子讀廣註之後隨時講論以廣其見聞而鼓其志氣亦可若并此令穉子讀之則又非立簡易之法之意也

寧化吳氏改編譜序

嘉慶元年丙辰

詔直省府州縣衛舉孝廉方正欽惟

重華殊恩千古曠典舉非其人則無以副

聖天子明揚至意而負闇與疏之譏於國於天下丁巳仲秋予
奉命旬宣七閩旋膺封圻重任察前之備舉者多與輿論迕竊
思七閩稱海濱鄒魯豈楊游劉李蔡朱胡黃陳眞熊林諸君子
遂踰扶輿清淑氣而猥以瑣瑣者當之也檄郡邑另爲公明選
先後報舉八十餘人予旁詢博證得砥行無間言者僅十人試
其才識堪
召用者則吳子清夫裒然爲舉首戊午秋遂達於
朝清夫名賢湘乙卯進士於己未
廷試後就教南歸適部徵引

見予敎之行而淸夫以器小福薄固辭且曰教授亦有事功未嘗無毫髮裨

聖化予甚惜廣文不足展其德與才而亦不復强也日者以改編吳氏譜索予序予循覽之益想見其爲人淸夫自以倖科名而不强勉學問惕惕抱慙於先世其孝思可知矣怡庭公焚吳邵務淸夫鼓掌稱善其廉隅可知矣且以譜頌揚先祖無美而虛之誣不可爲惟求理之安於可知者又於此知淸夫之方且正選舉易爲耳目誤吾今乃差自慰耳抑吾於譜尙有議者予昔守蘇郡纂修家乘將遂原例曰重考實曰圖支系曰詳祀[illegible]

曰嚴嫡庶曰明繼嗣曰畧生女曰斥異端曰謹命名若不以例而以文則吾家八十三世一十四支安得瞭如指掌乎今清夫用史記世家之體依世系連屬成文文則茂矣抑知史記厲記世家不及其後茲計清夫以上至甲生公才十世自清夫以下至繩會才三世作者易閱者亦無難爪瓞綿於數十世百世系長支蘩依世家體斷難綜貫吾恐墨未燥而又有改編者焉世俗譜不可從盍循左圖右史遺意圖以支開則支系有條而不紊傳以人具則人事詳載而無遺俾後世懷水源木本敦宗睦族之思者有所依據相與續編於勿替毋謂門寒祚薄無庸沾

沽譜例爲也我觀吳氏自三世碧庵公七世簡庵公皆舉鄉飲賓至十世而有清夫又以孝廉方正舉世德之孚已章章若是我聞清夫嘗以高曾再世儒不獲一衿爲憾顧乃祖已遊太學乃父已補博士弟子員至清夫且由選拔而科甲詩書之報又章章若是昔汝南薛包好學篤行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吾得於清夫之孝廉方正信之潁川陳寔爲太邱長累辭徵命而紀羣相繼爲公卿吾又得於清夫之待銓廣文不赴部徵信之

荒政輯要叙

嗟乎天災流行何代無之堯水九載湯旱七祀不聞有一民之

失所者胥以人事補造化之窮所謂有荒歲無荒民者此也我

朝

聖

聖相承敬

天勤民孜孜夙夜凡平時所以教農桑興水利裕積貯尙節儉敦風俗以爲民生計者精益求精休養生息百數十年矣其閒偶值旱澇及蝗蝝冰雹颶風等災一經飛章奏報上廑

宸衷軫念民困卽不惜千百萬帑金迅加賑恤蠲免錢糧更不計其數並截撥正供漕糧及碾運鄰近倉穀以爲平糶煮粥之

需是蠲賑之典已逾常格猶且
諄諭封疆大臣不得稍存靳惜率屬實心經理毋任胥役侵漁
務使災黎均沾實惠
諄誠復極周詳葢
聖心勤求民瘼者誠也豈漢唐宋元明諸代小補之術所能及
哉至若各省大小官吏身任地方非無愛民救患之眞心况考
覈森嚴何敢泄視而臨時查辦往往有善有不善者推原其故
才具有長短歷練有淺深兼之災務原屬繁難民情又多急迫
事本易於滋弊吏遂緣以爲奸非得其人不能理非得其法亦

不能理憶乾隆丁未歲予以霍州牧赴豐鎮讞案因知大同守
屬上秋霜敗稼春又渴雨至六月大饑牧令諱之予飛稟撫軍
勒宜軒
奏明即命予歷一廳二州六縣督同查辦於流民則資送回籍
於貧民則煮粥充饑區分極重次重停徵錢糧戶別極貧次貧
發倉賑濟間有倉穀不敷接濟則借庫項選殷商循環糴糶事
竣歸款凡若此者或循成例或出心裁祇求於災民有濟不計
其他及旋署考諸古人成法竟亦有合者自是留意荒政益勤
由府道而藩臬而巡撫每遇歉年頗有定見嘉慶甲子吳中低

窪田畝或因春夏雨多或因滿黃疊漲被水偏災者四十二廳
州縣孑遺食不安將勘明災區分數及小民拮据情形據實奏
奏
硃批所見甚是並
頒恩旨蠲緩與賑糶兼施計蠲緩銀五十一萬三千餘兩米麥
豆五十二萬九千餘石賑卹銀二十九萬四千餘兩平糶穀二
十四萬一千餘石於是賚屬與殷實紳士咸知激勸或捐貲煮
賑或出米減糶士民悅豫無不感戴
皇恩頒發洋溢乙丑春陰雨頻仍無傷穡事惟洪澤湖因風

擧開義壩致淮揚極低十一州縣被淹異常于親往查勘會同
鐵冶亭制軍奏荷
聖恩允撥銀十三萬二千餘兩先行撫䘏並
敕仍察看成災輕重奏請
加恩不可稍有諱飾當卽欽遵行令承辦各官認眞清查核實
辦理先是鐵制軍防汛住劄淸江較爲切近會于札委賢能守
令及佐雜官分赴各邑協查其有邑令不勝任者易之凡查明
極次貧民口數卽臚列榜示村中迨秋間江寧徐州松江海州
太倉各州郡問有山田被旱棉地被蟲勘不成災胥歸淮揚災

案辦之計蠲緩銀四十七萬六千三百餘兩米麥豆二十五萬
一千四百二十餘石其淮揚正賑展賑連前撫邮共銀一百五
十九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節次奏蒙
聖鑒豐沛
恩旨有加無已敬刊謄黃遍張村鎮胥吏不能侵蝕民賴以安
然寸心惴惴更恐黃河盛漲湖水溢流實爲數百萬生靈田廬
之患其預籌妥辦之方尤未可苟且從事也古人荒政散見簡
編良法美意固多偏見私智亦不少復加揀擇取其宜古宜今
者別類分門成書十卷每卷中但求事有次第可行而明代之

前後不復拘焉其叢言不能分者提作綱目列於卷首名曰荒政輯要所有臨時清查妥辦之法全載於第三第四兩卷中地方官及委員必須逐條參究力行方免遺濫錯誤之咎其前後八卷皆載前人良法美意或以發明三四卷未盡之意或以推廣三四卷未備之法若因地因時以制其宜於災黎大有裨益而種德亦無涯涘要之予破冗纂輯是書刊發各屬官盡冀歷練深者益擴其措施歷練淺者亦有所依據諸君子如果善學古人大發其不忍人之心實行其不忍人之政於以仰承

聖意敷布

皇仁將見有荒歲而無荒民亦如唐虞三代之世矣豈不懿哉

常熟楊氏祭田讀書田二記之序

天下之最易荒蕪者莫如心田所謂槁木死灰是也然天下之最易生發者亦莫如心田所謂泉達火然是也蓋心如穀種而田則腔子具四端統萬善道理原自森然苟涵養其本根則滿腔之生意盎然矣若剝削其本根則滿腔之生意索然矣審是必去其害心者而後可以養心養心者卽朱子所云敬便在腔子裏靜便是養得本根深也幾見本根深而枝葉有不茂焉者故予於楊氏元峯徵之矣昔予筦漕政駐虞山卽聞元峯力行

善事名而元峯卒未嘗一至公門予雖未識元峯之面
其心之所養者深矣越十有三年癸亥予復來撫三吳而元峯
旋下世其鄉之人以元峯生平孝行無間言籲請
旌表予於此又知其克盡爲子之心矣遂達於
朝以維風化不寧惟是其上而建宗祠清祀產捐義田葺義莊
諸大端非善繼其親之心曷能尊祖敬宗以睦族如此其周哉
推而下之一置祀田於麻嘉橋一置讀書田於敦本堂其自爲
計及爲子孫計而務綿世澤於勿替者非推廣其親裕後之心
不至此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歟今元峯哲嗣名

景仁者以祭田讀書田二記就正於予予閱其規條分明允當儼然從方寸中畫井分疆有條而不紊然則楊氏之祭田讀書田即謂之楊氏之心田可也嗟乎心田者子孫之苗也得其養無物不長失其養無物不消彼世之富若貴者或刻薄起家或貪婪封殖欲爲子孫百世之計其喪心幾不堪自問矣匪特多藏厚亡不旋踵而禍隨之且金多心侈徒爲紈袴膏粱之子弟作酒色蒱博之資目未瞑而家已蕩然無存是自害而并害其子孫者或幸其一敗塗地或譏爲天道好還予則矜其心之愚汨迷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夫元峯之不刻不貪彰彰在人耳

目間豈必有鑒於是而矯之歟蓋其心田養之也深心深則慮遠故其治產也不爲子孫之身計實爲子孫之心計我知楊氏世世子孫守祭田而爲士并食報讀書田而登科筮仕必且油油然生忠孝廉讓之心卽今之子孝孫賢掇巍科居清要者其明徵已吾故曰本根深而枝葉必茂也雖然心田者人同賦於天地卽天地之心也吾豈獨爲楊氏言者

涂存悔先生存誠堂稿序

文者發於心聲也世未有心不邃於理粹於義而能發於鏗鏘然成一家清和之文者顧或謂傳世之文與售世有間不知彼

欲售此欲傳皆不免有問世之見存文益工文之衰也惟不問世而祇問心昕夕皇皇焉殫厥心惟經心是抉探至理於乾坤研大義於精一斯能超然以天地聖賢之心為心含精華博旨趣其文不求工而自工不必售於世而斷無不售亦不必傳於世而卒無不傳何則理義人心之所同地不限朔南時不分今古心心相賞者必心心相傳若合符節爾嘉慶庚午春渝莊侍御出其大父存悔先生存誠堂稿及家傳見示予受而展卷即不禁肇然高望曰是殆孟子所謂君子存之者歟是殆學本六經真能以天地聖賢之心為心者歟否則何以顏其堂必曰存

誠而表其字又必曰存悔也公暇輒取先生稿而讀之歸陳言抒心得活潑潑地靈氣往來一如鳶之不能已於飛也魚之不能已於躍也喜怒哀樂之不能已於發也是無他蓋由析理選義之功深故無題不臨其腦敲其髓攝其神而方之牖東老人一下筆瓦屋皆震者有過之無不及雖然理也義也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讀家傳知先生恂恂寡言笑居家孝友無閒言初補建昌郡學弟子員旋以第一人食餼家故貧授徒自給教必以器識爲先及官長寧訓導論文正大一如授徒時尤以忠孝廉節相勗厲蒙其化以成材者指不勝屈其子弟輩先後餼於庠

舉於鄉者甚多而瀹莊侍御視學湖北懃懃懇懇以正士習振文風爲已任至公至明之頌洋溢江漢間尤爲予所目覩耳聞者蓋非守先生之教不及此則先生之能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亦可概見矣嗟乎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心也五事用五典徽聖賢之心也其散見於六經中者粲然皆有用之學天下士大夫能如先生以天地聖賢之心爲心者幾人哉乃先生竟不得大用於世僅以司鐸一邑終有足慨者然以先生之言教身教而使門下士及子君孫皆能心先生之心登賢書成進士羣相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已彰彰若是吾知士林閭風嚮往莫不奉先生爲正
宗者則以先生之文發於心聲而理義曉暢足以悅天下後世
之人心也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其斯文無不售亦無不傳
之謂歟

續卷四

乘氣實學序

嘗玩葬書開端乘生氣一言而知郭參軍得葬法之要矣夫葬止八尺土耳顧何以能收千里百里來龍及四面砂水之氣於一穴而穴又必規規焉取象於太極圓暈者何哉蓋土爲氣體有土斯有氣其行也因地之勢其聚也因勢之止勢來形止是爲全氣莫非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一物一太極也且太極卽圖書虛中之象而土實居中凡水必得土而後能生木火必得土而後能成金是土主四行旺四時而有生生不

已之機焉故曰生氣然生氣則以陽來陰受陰來陽受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一仰一覆一噓一吸而成也若孤陰孤陽不相交媾則爲死氣矣且生氣以五行順生而得也若逆尅則又爲殺氣矣此其間挨生棄死化殺生權全恃乎神明乘氣之法者一失其法經云吉地凶葬與棄屍同其斯之謂歟凡爲人子孫者顧可不爲此懼而矢志於學乎夫學乘生氣之法有二焉一曰形氣不特審穴之止知生氣之聚也必先原龍之起察生氣之來也生氣之來有水以導之生氣之止有水以界之生氣之聚有砂以衛之無風以散之不但此也千里來龍惟看到頭一節

脈如仰掌微陽落之生氣脈如覆掌微陰落之生氣二氣交感則入手到穴必有隱隱隆隆之圓暈以聚陰冲陽和之生氣所謂穴土者是也而內氣止生在此矣其外氣橫形上乘金分水如毬圓受氣充滿其來始真則接化生腦孩兒頭之生氣焉下相水合水如簷滴生氣止聚其止方明則收金魚蝦鬚蟹眼之生氣焉既有真水以界合必有真砂以夾輔微砂如蟬翼薄貼穴旁以遮風彎砂如牛角抱過穴脚以關水則生氣無散漫之虞若左右龍虎砂乃一身之親手親足護穴收氣毫無滲漏則生氣益聚均謂之印木可也古云外砂不及內砂力外水不及

內水親不其然乎一曰理氣非舍形氣而空言理氣也龍有胎伏伏在後乃出脉以施精胎在前乃接脉以受精則陰陽交媾而龍爲生氣之龍矣穴有胎息胎在腹以氣內收而綏乘息離懷以氣外洩而急乘則陰陽噓吸而穴爲生氣之穴矣然地德上載之生氣即天星下臨之精氣楊廖各有九星名雖異而理則同蓋九星乃五星之變而五星實九星之祖所謂葬乘生氣必準於天星以占龍脉之貴賤必極之五星九星以分正變之吉凶者此也用先天以統龍龍得先天之生氣用後天以布局局得後天之生氣二十四山應天之二十四氣六十透地應六

十甲子七十二穿山應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度即禾之三百六旬有六日用以察陰陽配龍坐向而生氣乃得一一乘之避壬癸甲乙之孤虛取丙丁庚辛之旺相則金於是乎分而生氣亦於是乎乘左右龍脈來左右耳受氣則山向於是乎立而生氣亦於是乎乘砂以脈山推消尅煞而收生旺水以得向論放休囚而納生旺則砂水於是乎消納而生氣亦於是乎乘至若喫緊扼要以乘生氣者端在乎細審緩急偏正之眞情善用進退饒減之良法凡此皆乘生氣之實理即爲乘生氣之實學也實學乎實理乎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實而芽

芽而花花而復實生生不已之機決於形決於理亦決於學故顏斯集曰乘氣實學嗟乎此乘氣實學雖一集而分十三卷乃求地之法耳豈求地之本乎不觀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乎吾於是又知陰陽為天之生氣剛柔為地之生氣仁義為人之生氣也夫仁為安宅義為正路凡為人父祖及為人子孫者苟舍正路而弗由曠安宅而弗居則自己之生氣先自斬絕矣又安能承受天地陰陽冲和剛柔摩盪之生氣以福遺骸而蔭後裔乎是故歸重於本務本而本自立則其道尤生生不已乃以補郭叅軍葬書所未

詳者爾

稼門文鈔卷五

跋　書後

皖江汪志伊著

恭跋

御製耕織圖詩

臣惟圖象之設原於河洛葢河圖洛書五居中以建皇極而馭乎四方用敷錫厥庶民昭然立君師之統焉土居中以合元氣而旺於四時普美利於不言隱然寓農桑之經焉欽惟我

皇上茝符闡蘊

茂育因時

續

三聖之鴻謨

覃八紘之駿惠

御製耕織圖詩四十有六章

教敦本業

誨勗民功纖悉靡遺同化工之肖物艱難畢照若瑣事之親經

臣迴環恭誦仰見

皇上本欽若

昊天之心爲

敬授人時之政萬邦黎獻固已涵濡於
化育周浹於
生成猶必
頒發
睿藻
宣示臣隣
欽念乎康功
勤思乎道濟誠欲俾小大庶官敷繹
敬

天之心以寅清於作訛成易恪守

勤民之政以永賴於平成修和也臣謹按周官三百有六十而農桑之官數幾什一大司徒之職掌建土地之圖辨其山林川澤原隰之名物其在遂人則又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其在土訓則又道地圖以詔地事夫圖之藏於官府達於邦國者豈緊司徒遂人土訓所自爲哉周頌有之曰王釐爾成言君命其臣也曰來咨來茹言臣受命於君也又曰既昭假爾率時農夫言臣旣受命於君卽不可不致君命於其民也然則象魏懸書正歲頒朔其圖布自朝廷司徒建之遂人經之土訓道之凡以宣昔

德慰民望爾今封疆大吏仰蒙
聖天子俯賜篇章如親
訓迪豈覩丁男丁女之辛勞能忘三耘三眠之節候導揚
盛美勸相精勤固其職也竊聞漢代循吏率以農桑課最黃覇
有鄉亭條教召信臣有均水約束九眞牛耕教於任延也桂陽
蠶織教於茨充也唐宋以來則如李大亮墾田之法王方翼關
鍵之編王愷之勸課藝植姜或之新桑徧野非弗播厥循聲無
忝司牧顧或奏績一邑未能澤被九州或取效一時無由緜延
萬載何則桔槔之用不足以爲霖也絡緯之鳴不足以爲績也

非有旰食宵衣良法美意振興而恢廣之小惠未徧民奚以孚哉
至德
太和厥惟
盛世
聖主以軫念民依之
寶訓
昭示諸臣諸臣奉以勵厥吏暨厥民敷天之下至於海隅日出
寒耕暑織蔚爲醇風同類八蠶臻茲上瑞矣臣出身田畝忝任

封圻董率所司勸課原野肅捧

瑤簡明暢

詠韶欣見夫戴茅蒲衣襏襫具曲植籧筐者靡不翹首企足幾

聞

天語敬告以

御製浸種耕耘諸章知詩之所云秬秠穈芑者未若我

皇上之講明其氣候也敬告以

御製耙耨碌碡諸章知詩之所云畟耜趙鎛者未若我

皇上之詳核其器用也敬告以

御製舂籭簸礱諸章知詩之所云舂揄簸蹂者未若我
皇上之備述其成功也敬告以
御製浴蠶炙箔諸章知詩之所云懿筐萑葦者未若我
皇上之曲喻其經營也敬告以
御製染色攀花諸章知詩之所云載績孔陽者未若我
皇上之賁飾其文章也敬告以
御製翦帛成衣諸章知詩之所云流火授衣者未若我
皇上之彌綸其函被也敬告以
御製祭神祀謝諸章知詩之所云飶香椒馨者未若我

皇上之敕定其報祀也於是穀人絲人樂事勸功冀平歲之軒乎舞之奠不踏堂稱觥羣祝

萬壽無疆臣用是敬錄

天章謹撫圖帙勉効司徒遂人土訓之職遠紹周頌昭假蟄成之規以期仰副

聖天子歛福錫極之德意於萬一湖廣總督臣汪志伊拜手稽首恭跋

書康茂園方伯珍藏大觀帖後

唐柳公權對穆宗曰心正則筆正固因書以諫也然書法實不

外此郝陵川嘗發明其意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若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於此見古人之心無所不用其極欲學古人之書者必先求古人之心然後可觀此宋拓大觀帖十卷自倉頡以至唐宋人書燦然大備而晉人尤居大半其體勢卽或低昂迴翔甚至跌蕩欹斜而用筆則無不出之以中鋒者是卽所謂筆正而心正從可知矣嗟乎書亦一藝也非正心且不能精況修身齊家治國也乎蓋柳太師之所見者大且遠所言者約而賅矣今茂園　先生論師帖法得其意而不

必叢其迹力爲我用而後變化從心非與柳太師心心相印歟吾是以願學而樂爲之書

書李紹鄴藏宋文信國公琴冊後

嘉慶五年春與生清夫言其友李孝廉紹仁故弟紹鄴名瑗實者藏宋文信國公琴時人題冊頗富因屬清夫向乃弟副貢紹皐借觀琴陰刻松風一榻雨瀟瀟萬里封疆不寂寥獨坐瑶琴遣世慮君恩猶恐壯懷消時景炎元年蒙恩還問召入夜宿青原寺感懷之作譜於琴中識之文山五十六字天祥宋瑞之章一印越下又有二寸許一方印曰仁至義盡似屬後人所增冊

題斗閣人謂此琴舊藏何氏蒼璧齋茲歸紹鄴不免人琴之感或謂楚弓楚得亦可無憾嗟乎此琴信國公手澤也琴為何琴人為何人乎而何氏得有之乎且自宋流傳不知幾姓而人何氏乎未幾歸紹鄴紹鄴又亡區區孤桐竟如匡山之舟沈淪而不得返也尚可云無憾乎昔余守蘇郡獲觀范文正公小楷書伯夷頌卷按跋宋亡流入燕京元李侯楷得之歸之范氏一時士大夫皆樂道之明神宗時入王弇州質庫弇州後亦歸之范氏題曰余豈敢以百金市義頓滿吾甘棠勿翦之願云耳善哉李王二公見遠而不蔽於近可為嗜古者鑑矣此琴翁[illegible]十[illegible]

學曾拓本作長歌屬按試吉安以所藏信國公像留奉於廬陵
文氏祠堂并以此琴拓本及歌懸青原寺方丈之壁追爲紹鄰
題册旣書舊歌復識前事勸勉之情不已見乎辭哉嗟乎此琴
信國公手澤也閩人其可曰楚之弓乎抑忍慶楚之得乎淸夫
其與紹仁紹皋商之歸璧文氏使天下士大夫歌頌三山李氏
如總管李何如若疑紹鄰亡不忍弃其所愛是則徒知愛兄弟
而未知其心也覩紹鄰自序其詩曰無絃中頗覺謖謖松風響
動窓壁丞相忠魂當於是寄從知紹鄰之心與李總管王尙書
翁閣學諸君子有同然耳慰文山之忠魂卽以傳紹鄰身後之

名於不朽

代歸劉蕺山先生像卷因書其後

吳生賢湘日捧念臺先生像卷商歸劉氏先生爲有明正學直臣炳諸史傳更詳湯潛菴跋語無俟蠡測者之喋喋耳矣顧吾竊惟此卷之不世奉蕺山祠堂而寧化雷氏有之也翠庭雷副憲公力程朱學乾隆甲戌乙亥間校士兩浙士林仰之或按臨會稽拜瞻遺像愛莫能釋以爲仰止景行之範焉夫先賢手澤子孫兢兢世守勿失孝也他人偶得之必歸先賢子孫義也巖巖氣象尤非手澤比乎意先生靈爽實式憑之不

之孫光棨誰爲歟脇其衷一旦舉而界之吳生生爲翠庭同里後進丐余錫之不補翠庭闕憾而慰先生之靈爽矣乎于故樂褎潰書之以告劉氏孝子慈孫并百世嚮義之君子

書林生衍源慎齋存槀後

林生仲翥不汲汲舉子業而嗜學唐宋八家文特以慎齋存槀就正於予噫予素不能文烏能知人之文而論人之文哉雖然予覩林生以慎顔其齋且自序而爲之箴知必非苟且自欺於隱微者也爰就其立心命意引而伸之夫人心有假者修之於昭昭肆之於冥冥惟慎爲眞心昔孔門心法眞傳記其所慎齊

戰兢而外曰愼言曰愼行曰愼思曰愼德凡以心爲身主則對越上帝而措施於家國天下間者不容稍參以僞也故一動一靜必以眞心持之然操持於事爲之著必先審察於幾微之初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易曰幾者動之微噫幾已動矣其危微之介歟動尙微矣其人心道心方萌之始歟人不及知己獨知之卽須決天人之戰實用其力以勝之譬如行道起步不誤於歧途進步必由乎正路否則差毫釐而謬千里於此見愼獨之功尤扼其要曾子揭之於大學蓋謂意之誠不誠在乎獨之愼不愼也子思揭之於中庸蓋謂道之離不離亦在乎獨之

不慎也嗟乎獨之慎不慎即隱微之理欲好惡之欺慊所由分然則林生獨處一齋其亦審所用力矣乎且夫不慎則妄過慎則葸妄則吾不爲林生慮矣而特慮葸心乘之綱常日用間畏首畏尾豈知慎而未知有禮歟夫禮嚴而泰者也戰戰兢兢之小心非即坦坦蕩蕩之大道乎雖然慎修者又不可不思有以永之也身隨在而心有獨知不特屋漏闇室中然也即大庭廣衆中亦有然也推之一息百年無不然也慎厥初鮮克有終今豈異於古所云耶千尋之木或摧於片斧萬斛之舟或沉於寸隙夫非惟聖罔念作狂之驗歟蓋聖狂之轉移在念一念初萌

無時可忽其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克以復之者要不外此敬以致慎之真心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胥是心也惟曾子子思獨得其宗又恐或失其傳此學庸之所為作也是學庸之書不皆關典謨訓誥論語之心傳而為千古至大至精之文乎然文非口談而躬行必從慎獨始林生果於此審其幾焉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將惟道是修乎亦猶天之鳶淵之魚不能已於飛躍也將惟德是蓄乎亦猶富人之屋不能已於潤也其發為文也必更有不同於唐宋八家之所為文者吾又烏能量其學之所至也哉

書李子仙移居圖後

天下有廣居焉居之而不可移也斷斷然矣心安則隨遇而安如顏氏陋巷可也若心安而隣有難安如孟氏三遷可也今子仙出移居圖屬書乎閱其自跋云並無修竹茂林峭壁蒼崖之勝粲非厭故而喜新也明矣想亦擇仁而處之意居多夫擇仁必依於仁誠能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不特一里一鄉漸被其仁之澤將見仁之量肫肫乎充塞於四方其爲廣居何如也吾故樂得書之并志數言於此

書太倉沙溪鎮恤嫠會信徵錄後

昔漢海州三年不雨于公因新太守求其故始得白節孝竇氏之冤而大雨隨之從知天常以時雨洗人間之奇冤而於節孝之婦爲尤重且苦節者之子孫未有不昌大者自古及今史載歷歷不爽又知天恒以厚福酬人間之苦心而於苦節之婦爲尤隆然天道每顯於身後而莫能周於生前惟蘇州彭氏創立恤嫠會洵足補造物之缺憾也予守鎮江時曾集郡之紳士趙德修等八十四人醵白金壹萬兩生息半增寶晉書院膏火半作恤嫠經費并立規條通詳立案以垂久遠今復撫三吳往來京口或曰寡婦之利孔長則固衆君子始終不懈之力而予何

有爲茲太倉陸孝廉名埜者具言其州之沙溪鎭士庶曹璞柴桂戴繩武等同孝廉於嘉慶四年冬仿蘇鎭兩郡恤嫠會序例行之并出同善堂信徵錄索予一言以爲奬勸予則以爲奬勸不在予之虛言而在人之實心夫實心非出於不忍人之心乎即如嫠婦身爲未亡人不忍背其夫之恩義而誓死靡他也志在藐諸孤不忍棄其夫之嗣續而必撫之成立也爲母家存大體不忍以風聲玷詩禮之門也苦況豈受人憐不忍以嫌疑貽舅姑之羞也甚至貧極難以自存而人卒不能奪其志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嗟乎一守節也而大孝大慈大義皆出其

中豈第可爲巾幗勸哉抑亦足以愧天下之爲鬚眉男子者雖然鬚眉男子中亦大有能推不忍人之心者即如恤嫠會其小引曰嫠婦之尤可憫者莫甚于士族是不忍於士族之心所以重禮義而養廉恥者大也周其衣食是不忍其饑寒交迫之心所以養名節而保幼孤者宏也給以醫藥是不忍其沉痾不起之心所以救其生者切也備棺代葬是不忍其遺骸暴露之心所以送其死者周也其佽助總以無親族可倚者爲主是又不忍於有初鮮終之心所以防冐濫而計長久者至也嗟乎望曰同善真能推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於一鄉者豈第可

爲士庶勸哉抑亦足以覘天下之握政柄而爲民牧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謂民易虐而天難欺也凡爲牧令者果以牧民爲心并以恤嫠爲重而與鄉士大夫盡心於其間不使孤啼於門婦歎于室上干天地之和必將風雨時而流澤長也噫是其補造物之缺憾者不尤大且遠也哉

稼門文鈔卷六

傳

皖江汪志伊著

外大父敬菴公傳

敬菴公姓胡氏諱廷選字以時志伊外大父也世爲吾桐望族列膠庠登科第代有名賢公之考滔遠公家故豐好善樂施尤稱長者元配詹孺人無子乃立所愛堂兄徵則公次子進爲後繼配嚴孺人生公甫六月而滔遠公即捐館賴孺人鞠育之教誨之無少寬縱公秉性敦敏丱角就傅如成人每從塾中歸輒抑展卷吟誦博孺母歡心及弱冠摩挲遺編痛父業未竟下帷

樓中日與孝廉雲圃鴻毅諸昆弟饜飫六經不輟寒暑而公尤沉潛反覆於宋儒之學力追聖賢之所以爲心以爲實踐躬行之本故其爲文不尙綺詞洞穿理窟試輒見擯於有司援例入成均考授經歷需次久之黯然曰誤矣吾以半歲孤賴母得長長乃離母乎哉遂絕意仕進定省無間晨昏事兄進唯謹怡怡一室不啻同胞居平尤好義人有不能昏喪者必捐貲以襄其事至排難解紛賙貧恤寡無吝容亦無德色能繼父風吾父悟菴公少時肄業迎水菴雖爲公壻尙未登公門而公常趨視之喜其文有剛勁氣獎厲有加饋遺無虛日凡此皆吾父吾母三

平所津津樂道者也外大母李孺人監生子山公次女有婦德孝養孀姑克佐公志生四舅氏伯曰燻字亞衡仲曰烜字榮階叔曰炳字豹文季曰焯字次明均業儒能守義方之訓女五長即志伊之母志伊生最晚翁之德輝不可即矣覩母氏之溫恭淑愼可以驗公閫範之宏焉公宅曰曹莊地逼沙河洪水爲災隄屢決田園半被沙淤家以漸落公於雍正庚戌年三月二十五日酉時卒距生康熙乙卯年正月初九日寅時享壽五十有五閱七載乾隆丁巳外大母李孺人亦卒合葬於曹家冲祖塋之內丑山未向又歷十餘年家益艱諸舅氏暨諸外兄先後謝

世惟存外兄作賓夫婦兩人伶丁孤苦居隄旁數椽茅屋岌岌有傾圮憂壬辰歲予下第旋里將所積館金購得胡家墩梁姓屋宇並園圃令其遷居別置田畝給以佃種頗稱小康庚戌冬作賓赴蘇郡視予詢其年已五旬尚未得子因分俸爲納側室方冀一綫可延詎至壬子春而作賓訃音倏至予和淚致書外兄蘊華擇其文行兼優之第四子澤中立爲作賓嗣復撥給良田以資耕讀予嘗讀陶靖節孟府君傳蘇文忠述程公遺事朱文公記祝公遺事淒然不勝水源木本之思孫兆事未暇爲公作傳僅勒碑以表其藏寸心耿耿實有愧於淵明諸君子之

情深文明而莫能自釋也今外家重修家譜索序於予並屬傳公事蹟以垂不朽嗟予小子夫何能文惟就向所聞於吾父母之口傳者切實書之並附叙作賓遷居立嗣數事於簡末嗚呼積善餘慶天道之常以公積善如此其誠而餘慶偏爽其報幾令人歎彼蒼之夢夢焉然藉華以令子繼其後志伊復以賍産贍其家將見承先啟後丕振家聲未必非公積善之餘慶也

稼門文鈔卷七

辨

知己辨

皖江汪志伊著

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古今來同此慨歎果爲恨事歟然吾之所恨者不在人之不知己而在己之不知己夫己之心生秉天理或存或亡己知之乎己憒憒於旦晝淸夜間而不知此心出入何鄉則不知己矣己之身日涉人倫或敘或斁己知之乎己逐逐於尊親長幼間而不知此心愛敬何在則不知己矣己之幼而學也或性命或辭章或介于舜蹠或淆於儒釋己知之乎己

日誦聖賢書而不知幼學何事則不知己矣己之壯而行也或王道或霸術或念在君民或計存身家己知之乎己日食國家祿而不知壯行何政則不知己矣至己之存與沒也順焉否寧焉否己知之乎己藐焉混然中處而不知存何以體其受沒何以歸其全則終於不知己矣噫己終于不知己盖謂沒斯已矣若猶未也一息尚存豈遂以愚柔自諉而甘終於不知己乎鏡以塵而昏以磨而明果反己而一一自問其生平所為且即己而時時自察于日用之間必有不同於未自問未自察之先者炯然離牀當歷歷而知己之居於何等矣顧一旦幸而知己之

如一蹴徼明稍縱焉卽逝則已烏可若用力若不用力倏忽而失此木體未息之微明乎從此惺惺焉虢虢焉懲忿窒欲改已過遷已善力追古之人而務爲己之學未爲晚矣否則人之不知已輕固宜黜亦宜正其深於知已也恨胡爲者